

論

語

正

義

論語正義卷三

寶應劉寶楠學

八佾第三

集解

凡二十六章

正義曰漢石經同惟二十作廿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馬曰孰

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

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

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正義曰廣雅釋詁謂說也言說季氏此事

也下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同氏者五經異義云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凡氏或以官或以邑或以王父字魯季孫得氏自文子始以文子爲季友孫也此文季氏及下篇季氏旅於泰山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俱不名者

內大夫且尊者宜諱之也說文舞樂也兩足相背今隸變作舞兩足相背則舞者所立象舊說舞有文武文舞用羽籥謂之羽舞亦名籥舞武舞用干戚謂之干舞又名萬舞宗廟之祭樂成告備然後與舞周以武功得天下故武先於文春秋書有事于太廟萬入去籥言萬入在先籥未入故去之左昭二十五年傳載此事云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取萬于季氏二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謂當作二八舉萬以該羽籥正以武先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案堂下卽庭王逸楚辭思古注堂下謂之庭是也淮南繆稱訓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言兩階之間則舊說謂武舞在西階文舞在東階非矣云是可忍者是此也說文忍能也廣雅釋言忍耐也能與耐同當時君臣不能以禮禁止而遂安然忍之所謂魯以相忍爲國者也管氏同四書紀聞當其萬也臧孫曰是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君臣謀之而乾侯之難作矣夫昭公欲逐意如誠可謂輕舉而得禍而其臣臧邱等之勅以逐者皆爲私也然而季氏之惡豈復可忍乎謂昭公制之不得其道則可謂季氏之惡可忍而不誅則亂臣賊子無一而非可忍之人矣而觀左氏及公羊則當時之人率以意如爲可忍故孔

子特發此言寬弱主罪逆臣而深警當時之曠曠者案管
說是也後漢荀爽對策及魏高貴鄉公文欽晉元帝盧諶
庾亮等凡警罪致討皆用此文說之其意皆與紀間合○
注孰誰至譏之○正義曰孰誰釋詁文併列者併從人從
角併當是排列之象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主天法商制
僂溢員主天法夏僂溢方主天法質僂溢櫛主天法文僂
溢衡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亦作溢則溢併通也左隱五年
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
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入音而行八風
也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公羊穀梁傳並謂天子八併諸公
六併諸侯四併魯侯國用六併爲僭穀梁又引尸子說天
子諸侯皆八併魯用六羽爲厲樂厲者減也此禮家異說
服虔左傳解誼云天子八併諸侯六併魯侯國用六併爲
與馬此注同八併爲六十四人六併爲四十八人四併爲
三十二人二併爲十六人白虎通禮樂高誘淮南齊俗訓
注並云六六爲行列杜預注左傳又謂六併三十六人四
併十六人二併四人宋書樂志載傳隆議譏杜氏謂舞所
以節入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
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
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而深以服義爲允又引左氏傳鄭

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是樂以八人為
列服氏之義實為當矣魯本六佾而公止有二佾故左氏
平子時取公四佾以往合為八佾而公止有二佾故左氏
言禘于襄公萬者二八二八則二佾也祭統云昔者周公
旦有勲勞於天下成王康王故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
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
也又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
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
積楊而舞大夏是魯祭周公得有八佾其羣公之廟自是
六佾而公羊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謂魯僭八佾此或昭
公時所僭用於羣廟矣大夫家廟據王制是三廟一昭一
穆與太祖為三祭法則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為三說稍不
同鄭君以王制為夏殷禮則祭法為周禮矣郊特性云諸
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
禮也由三桓始也公廟謂桓公廟三家皆桓出故因立其
廟而以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亦於桓公廟用之此注
所云家廟當卽指桓廟以公廟設於私家故亦稱家廟也
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是季氏指
平子吳仁傑管同說並合此注以為桓子意以平子既僭
桓子當亦用之然此言於孔子未仕時可也若孔子既仕

行乎季孫此等僭制必且革之韓詩外傳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亾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此以季氏爲康子與此馬注以爲桓子皆是大略言之不爲據也

三家者以雍徹

注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雍周頌臣工篇名

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子曰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注包曰辟公謂諸侯及

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

於堂邪

正義曰說文家居也易師開國承家荀注承家立大夫也左桓二年傳諸侯立家杜注卿大夫稱家

三家皆桓族季氏假別子爲宗之義立桓廟於家而令孟孫叔孫宗之故以氏族言則稱三家以三家分三氏而統爲桓族故也上章稱季氏此章稱三家文互見釋文云撤本或作徹案撤是俗體說文徹去字作彜云發也與徹訓

通異今經典皆段徹爲勢維者語助辭天子者白虎通爵
篇云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子也皇
本穆穆下衍矣字堂者檀弓注堂形四方而高玉篇堂土
爲屋基也聘禮疏云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
之間爲南北堂之中蓋古者廟寢同制皆五架梁以後一
架爲室前四架爲堂凡祭在室中惟樂歌在堂舞在堂下
也雍徹是樂歌故以堂言之郊特牲曰歌者在堂貴人聲
也白虎通曰歌者在堂上歌者象德○注三家至此樂○
正義曰仲孫卽孟孫處父之後叔孫叔牙之後稱孫者公
子之子爲公孫也臣工是周頌第二卷之首篇雍詩在臣
工故爲臣工篇名毛詩序雝禘太祖也鄭注太祖謂文王
此成王祭文王徹饌時所歌詩周官樂師及徹率學士而
歌徹注云徹者歌雍是天子祭宗廟歌之以徹祭也又小
師言王饗諸侯徹歌此詩荀子正論淮南主術又言天子
食徹歌此詩則凡徹饌皆得歌之矣若仲尼燕居言諸侯
饗禮歌雍以送賓振鷺以徹俎是諸侯相見亦得歌此詩
也凌氏曙典故覈云有司徹注云徹室中之饌及祝佐食
之俎徹兼俎與豆籩俎有司徹之豆籩婦人徹之天子之
禮則周禮大祝既祭合徹小祝贊徹內宗外宗佐王后徹
豆籩其徹俎則薦俎之有司也○注辟公至堂邪○正義

曰爾雅釋詁后辟公侯君也邵氏晉涵正義下文云辟法也言爲人所取法也穀梁傳云上造辟而言是也皇疏申包義云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故是二王後也二王後謂夏後杞殷後宋天子大祭同姓異姓諸侯皆來助祭故統言辟公也烈文詩烈文辟公鄭箋以辟爲百辟卿士公爲天下諸侯雖詩無箋則與烈文訓同百辟卿士指仕王朝者與天下諸侯爲內外兼舉說與包異均得通矣爾雅釋詁穆穆美也釋訓穆穆肅肅敬也曲禮云天子穆穆是穆穆爲天子容貌也助祭者訓相爲助也義見毛傳家臣者大夫稱家故大夫之臣曰家臣又曰僕禮運仕於家曰僕是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注包曰言人而不

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皇疏云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

樂何乎注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正義曰儒行云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禮樂所以飾仁故惟仁者能行禮樂仲尼燕居云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又對子張問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

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案言而履之行而樂之此仁者所爲孟子論禮樂而推本於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仁統四德故此言不仁之人不能行禮樂也漢書翟方進傳引此文說之云言不仁之人不能行禮樂雖多材祇爲而多材國之患也凶所施用則不能行禮樂雖多材祇爲不善而已當夫子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僭竊相仍習非勝是欲不崩壞不可得矣

林放問禮之本注鄭曰林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

盜儉喪與其易也注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

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正義曰本者萬物之始先王制禮緣人情

世事而爲之節文以範圍之荀子天論言文質一廢一起

應之以貫貫者言以禮爲條貫也禮運云故禮之不同也

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禮器云孔子曰禮不

同不豐不殺蓋言稱也又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

可寡也唯其稱也。不同者禮之差等。禮貴得中。凡豐殺卽
爲過中。不及中也。過中不及中。俱是失禮。然過中失大不
及中失小。是故文家多失在過中。質家多失在不及中。表
記言周之微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殷之微蕩而不靜。
勝而無恥。夏之微慙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則以周尙文。
殷質不能勝文。夏尙忠。忠者質之至也。文質均有所微。然
二者相較。則蓋從其失小者。取之所謂權時爲進退也。質
有其禮儉戚不足以當之。而要皆與禮之本相近。蓋禮先
由質起。故質爲禮之本也。禮三正。記曰。帝王始起。先質後
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
性乃後有文章也。大戴記禮三本云。几禮始於脫。成於文。
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其下復情以歸。
太一。太一者。至質無文。然爲禮之本。當夫子時。奢僭失禮。
大非文。周制作之舊。故夫子屢言從周。從周者。從乎文。周
之所制。以修明之而已。然世變已亟。或猶慮從周不足。以
勝之。則惟欲以質救文。春秋今文家以夫子作春秋。欲變
周從殷。卽此義也。林放意亦欲以質救文。故夫子聞其所
問。深美大之。大之者。大其有維世之意。撥亂反正。不失仁
術也。云與其又云。蓋者。與猶許也。說文。蓋所願也。先爲與
之後。復有所願抑揚之詞。不得已之思也。禮對喪言之。則

禮謂凡賓嘉諸禮也奢者兩雅釋詁奢勝也說文奢張也勝張皆夸大之意喪者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亾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亾不可復見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易者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爾雅弛易也展轉相訓則易亦訓弛言喪禮徒守儀文之節而哀戚之心浸以怠弛則禮之本失矣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不弛之義故下文云期悲哀三年憂言其戚也蓋易者哀不足戚者哀有餘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蓋易者禮案淮南本經訓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高誘注引此文陪書高祖紀下喪與其易也蓋在於戚則禮之本也禮有其餘未若於哀則實之實也並以易爲禮有餘鄭此注但云易簡未明其義陳氏鱣古訓曰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時人治喪以薄爲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爲盜戚言必盡哀盡禮也陳氏之言或得鄭義然少迂曲未爲當也俞炎書齋夜話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恥具與易蓋相似也此亦可備一說○注林放魯人○正義曰蜀禮殿圖以林放爲孔子弟子鄭以弟子傳無林放故不云弟子其以爲魯

人亦當別有據元和姓纂謂比干之後逃難長林之下遂
姓林氏鄭樵通志謂周平王世子林開之後皆出附會不
足據也。注易和易也。正義曰詩何人斯傳易說也郊
特性注易和說也陳氏鹽曰包以爲和易意與戚相反然
世情當不至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注包曰諸夏中國亾無

也正義曰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注

篇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

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刻故少

難化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白虎所稱二說以後說爲是

後漢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祗也言仁而爲生萬

物祗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曰道御此言夷爲善性而白

虎通謂傳夷無禮義者傳與踣同夷與踣同廣雅訓踣踐
爲踣即踣肆之義禮義即禮儀言其俗但無禮儀故名之
包氏慎言溫故錄夷狄謂楚與吳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成
襄以後楚與晉爭衡東方小國皆役屬焉宋魯亦奔走其

庭定哀時楚衰而吳橫黃池之會諸侯畢至故言此以抑
之襄八年鄆之會陳侯逃歸何氏云加逃者抑陳侯也孔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不當背也又哀十年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
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何氏云明其寔以
夷狄之疆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主書者惡諸
侯之君夷狄案包說是也此篇專言禮樂之事楚吳雖迭
主盟中夏然彙疆踰制未能一秉周禮故不如諸夏之亡
君其政俗猶爲近古也○注諸夏中國亡無也○正義曰
諸者非一之辭說文變中國之人也從父從頁從日曰兩
手久兩足也此象形之字公羊成十五年傳注諸夏外土
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上言之辭也稱中國者自我言
之王者政教之所及也夷狄在四遠爲外國故謂諸夏爲
中國矣說文亡逃也從人從亡森亡也從亡無聲亡本謂
人逃匿引申爲亡有之義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注馬曰旅祭名也

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

弟子冉求時仕於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

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注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尙知問禮

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正義曰玉篇示部

話作旅廣韻同此後人所增字漢書班固敘傳大夫臚岱

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師古曰旅陳

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案旅作臚當出古論

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亦作臚儀禮士冠禮

注古文旅作臚周官司儀旅擯後鄭云旅讀爲鴻臚之臚

是臚旅音近得通用也說文岱大山也大山卽泰山泰者

大之極也俗或爲太字弗皇本作不說文弗橋也橋之爲

言意有所不順也公羊桓十年傳何注弗者不之深也釋

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說文烏部孔子曰烏呼也取

其助氣故以爲嗚呼古文作於鳴字口部所無當由俗作

次王大旅上帝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旅

爲祭名鄭注大宗伯祭山曰庶縣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

璧以廢置几上遙遙而眠之若縣故曰廢縣孫炎云埋於山足曰廢埋於山上曰縣辭不同者周官大宗伯以狸祭山川林川澤鄭注祭山林曰狸似孫說所本儀禮觀禮祭山川陵升似李說所本故賈疏以升卽廢縣也胡氏培暨研六室雜箸答馬水部云承詢謂廢縣不當訓爲埋廢當與禮經問廢食義同按玉篇云度間也廢同度引祭山曰廢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爾雅云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廢縣瘞埋是以性玉埋藏於地中廢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廢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其說良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廢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臚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瘞郭注云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埋藏之此先陳後埋之證後埋故亦得名埋今案胡說是也大宗伯言旅四望彼謂國有大故天子陳其祭祀而祈之則旅爲天子祭山之名惟旅祭是因大故先陳後埋其他禮則皆從略故鄭君以爲不如祀之備也季氏旅泰山或亦值大故而用天子禮行之故書曰旅與八佾歌雍同是僭天子非僭魯侯也夫子謂冉求之言其迫切當亦因此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祭法云諸侯在其地

則祭之。其地則不祭。公羊傳：諸侯山川，皆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是言諸侯之祭山川，皆在封內也。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泰山在齊魯界，兩國通得祭之。禮言大夫祭五祀，不及山川。故祭山爲非禮。季氏稱陪臣者，說文：陪，重土也。引申之，凡重皆曰陪。諸侯是天子之臣，諸侯之大夫亦是天子之臣，故爲重也。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也。下篇：陪臣執國命，彼是大夫之臣對諸侯言之，與此異也。云：冉有弟子冉求者，史記：弟子列傳：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鄭目錄云：魯人。云：時仕季氏者，以夫子責之，知爲季氏家臣也。云：救猶止者，說文：救，止也。此常訓。注：神不享非禮。正義曰：神者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是也。享者說文作言，云獻也。從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凡受人之獻亦曰享。孝經云：祭則鬼享之，是也。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明神不降福，知不享之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注：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揖讓

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其爭

也君子

注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

正義曰爭者競勝之意民有血

氣皆有爭心君子者將以禮治人而恭敬搏節退讓以明之故無所爭也說文彘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從矢從身篆文彘從寸寸法度也亦手也禮經言射有四曰大射天子諸侯卿大夫將祭而擇士天子於射宮諸侯於大學卿大夫於郊士無臣無所擇故無大射禮二曰賓射天子在治朝諸侯則或在朝或會盟在竟卿大夫士皆有之亦射於郊三曰燕射天子諸侯在路寢卿大夫士亦在郊四曰鄉射州長春秋屬民射於州序天子諸侯皆無此禮論語此文指大射鄭氏射義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得數中者不得與於祭鄭說大射止稱諸侯不及天子及卿大夫者文不備耳釋文爭絕句鄭讀以必也絕句然射義注引此文必也射乎四字連讀論語中如必也聖乎必也使無訟乎必也正名乎必也狂狷乎必也親喪乎皆不以必也絕句則釋文所稱鄭讀恐誤記也指讓者說文云指讓也從手旨聲一曰手箸胸曰指讓推也從手裏聲許君解指存二義前義則指讓禮同讓字見曲禮鄭注讓即攘謂推手也後義則指是手箸的與攘是推手異段

氏玉裁說文注以手箸匄爲卽禮經之厭厭者引手是也
鄭注鄉飲酒禮云推手曰指並爲推手則鄭與許前義同也
官司儀以土指天指地指人指物也舉手與引手相似但不著
聘記注云讓謂舉手平也白虎通禮樂篇禮所以有揖讓
耳此鄭說揖讓禮之異也
者所以尊人自損也凡賓主行禮至門至階皆有讓者門
則讓入階則讓升也此揖讓在升階時凌氏延堪禮經釋
例歷引聘禮士冠士昏鄉飲酒鄉射公食大夫諸文皆有
三讓之儀知凡升階皆是三讓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謂
禮三讓而成一節也是也升者登之借字說文登上車也
引申爲凡進上之義升是由階至堂下是降堂飲者說文
作飲云歡也釋名釋飲食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射
義孔子曰君子無所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指讓而升言
君子至於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指讓而升言
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手加弛
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鄭氏此注全據
大射儀之文在三耦第二番射後所以決勝負也其文云
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坐設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
脾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眾射者勝者
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手加弛弓

于其上遂以執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
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卒解進坐
奠于豐下與指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
揖適次釋弓奠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解實之奠于
禮又云司射者如初三耦卒飲此三耦二番射後揖讓之事
請以樂于公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三耦卒射如初司
射命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
飲如初此三耦第三番射揖讓之事並所謂君子之爭也
惟飲君則用致爵之禮若飲賓諸公卿大夫耦不升立飲
西階上無揖讓事所以尊飲也若以士為公卿大夫之耦
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亦無揖讓事以士為公卿大夫之
者也釋文云鄭讀揖讓而升下絕句然箋詩賓筵又云下
而飲此鄭兩讀義皆通○注言於射而後有爭○正義曰
射義云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
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
又云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可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
鵠者其惟賢者乎若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案此
則射中乃君子所尚必於平時講肄至射時以不勝為恥
蓋不勝嫌於不肖故君子必求中焉求中即是爭即是爭

爲賢者故曰其爭也君子惟爭爲君子故言於射而後有爭也皇疏引李充樂肇說謂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非經旨○注多算飲少算○正義曰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注籌算也籌八十者略以十耦爲正凡人四算一耦八算皇疏射者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中少則算少案算多爲勝算少爲不勝於每耦射畢各就算之多少計之

子夏問曰乃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注馬曰

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

其下一句逸也正義曰倩盼絢皆韻兮者語助說文兮語所稽也從弓八象氣越弓也素者說文紫

白致繪也引申爲凡物白飾之稱釋名釋采帛云又物不加飾皆目謂之素此色然也是也素以爲絢當是白采用爲膏沐之飾如後世所用素粉矣絢有眾飾而素則後加故曰素以爲絢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素以喻其人之嫻於儀容上云巧笑倩美目盼者其美乃益彰是之謂絢喻意深遠故子夏疑之○注倩笑至逸也○正義曰詩毛傳

倚好口輔輔者頰也人笑則口頰必張動也倩以言巧巧
卽好也此注謂笑貌者倩是形容之辭意亦與毛同矣詩
傳又云盼白黑分也說文同字林盼美目也與毛不異若
韓詩章句但云黑色及此注以爲動目皆屬異義聘禮綯
組注采成交曰綯是綯爲文貌鄭注此文亦云文成章謂
之綯蓋婦人容貌先加他飾後加以素至加素則已成章
故得稱綯鄭君此注亦馬義也碩人者衛詩篇名所以美
莊姜也注以碩人詩有脫句故謂下一句逸朱子說此皆
逸詩非碩人
文其義爲長

子曰繪事後素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

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

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注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

子夏問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注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

意可與共言詩

正義曰釋文繪胡對反本又作纁同考工記注文選夏侯常侍誄注並引作纁案今

鄭注字作繪義作績說見下惠氏士奇禮說子夏疑素以爲絢夫子以後素性繪事爲然故舉以示之子夏遂因素而悟禮蓋五色之黑黃蒼赤必以素爲之介猶五德之仁義智信必以禮爲之閑且禮者五德之一德猶素者五色之一色以禮制心復禮爲仁禮佚而采禮云禮云太素者質之始也則素爲質後素者繪之功也則素爲文故曰素以爲絢素也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履初素賁上白素者履之始白者賁之終然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何謂也忠而無禮則愿也信而無禮則諒也愿則懇諒則賊不學禮而忠信喪其美也是故畫績以素成忠信以禮成素者無色之文禮者無名之樸老子不知以爲忠信之薄宮立而五音清甘立而五味平白立而五色明禮立而五德純故曰大文彌樸孚似不足非不足也質有餘也起予者晉語世相起章注起扶持也漢石經起予下無者字○注繪畫至成之○正義曰說文績織餘也一日畫也此卽畫績之義考工記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帆又曰畫績之事雜五色是績爲畫文至說文繪訓五采繡與畫績爲設色不同然許君繪下引論語作繪而績下無文洪氏頤煇讀書叢錄謂許從古論鄭從魯論若然則許解論語爲五采繡與鄭異矣書咎繇謨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鄭注

繪讀曰續鄭以裳用續則衣用續故破讀從續此注訓畫
文亦當有繪讀曰續四字作集解時刪之耳惠氏士奇禮
說畫續之事代有師傳素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班固賦
白疎密有章康成蓋目覩之必非臆說按考古所謂班固賦
雜五色五色者五采即青赤黃白黑此注所云眾采也考
工云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是言
布眾色之次又云凡畫續之事後素功鄭注素白采也後
布之爲其易漬汗也惟不爲眾采漬汗乃可成文禮注與
此注義相足矣素加而眾采以明采者禮之文也鄭以美
女雖有美質須加禮以成之詩所云素猶之繪事亦後加
素也美質須禮以成則子夏言禮後重禮而非輕禮矣○
注子我至言詩○正義曰予我爾雅釋詁文言發明者訓
起爲發也顏子亦足以發亦發明之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

也注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

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

之矣

注鄭曰獻猶賢也我不以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

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正義曰文所謂典策獻謂乘禮之賢士大夫子貢所謂賢者識大不賢者識

小皆謂獻也禮中庸云子曰吾學夏禮杞不足徵也又禮運

殷禮有宋存焉言祇有宋存而文獻皆不足徵也吾得夏時

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夏時

坤乾皆文之僅存者夫子學二代禮樂欲斟酌損益以爲

世制而文獻不足雖能言之究無徵驗故不得以其說著

之於篇而祇就周禮之用於今者爲之考定而存之中庸

云考諸三王而不謬以周監二代周禮之存則夏殷之禮可

推而知故通言考也又云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

信民弗從注云徵或爲證所謂徵驗也此鄭存異本視徵

成之義爲長民之所徵皆在文獻故文獻不足則不能徵

之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

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云以魯周

公之國禮文滯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

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麻數藉

朝聘以定禮樂據漢志是夫子此言因修春秋而發春秋
亦本周禮也戴氏望論語注云王者存二王之後祀宋於
周皆得郊天以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
朔服色備其典章文物周衰杞爲徐莒所脅而變於夷宋
三世內娶皆非其國之故孔子傷其不用賢以致去禮故
言俱不足徵以歎之○注徵成至之後○正義曰鄭注中
庸云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願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注
禮運云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成明同義亦包此注
意也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周武
王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
首子而紂之庶兄也代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是杞宋爲
二國名夏殷之後也杞初封卽今歸德府開封府杞縣後遷東國
與齊魯地近宋都商丘卽今歸德府治商丘縣○注獻猶
至故也○正義曰爾雅釋言獻聖也郭注諡法曰聰明睿
智曰獻書咎繇謨萬邦黎獻某氏傳獻賢也此注云猶賢
者據說文獻本宗廟犬名羹獻與賢義絕遠注以獻爲儀
之段借故曰猶賢爾雅釋詁儀善也詩文王宣昭義問毛
傳義善也義儀字同書大誥民獻有十夫伏生傳作民儀
周官司尊彝注獻讀爲犧又讀爲儀皆獻儀通用之證此
段氏玉裁說見尙書撰異鄭以獻指杞宋之君禮運注云

謂無賢君也又中庸注云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言君雖善無明徵即是文獻不足禮注與此注相發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孔曰禘祫之禮爲

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廟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

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正義曰禘禮之說

禮經參以諸儒之論爲之說曰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大祭者殷人夏祭曰禘至周以夏祭爲禴而以禘爲殷祭之名故言大也禘行於夏與禘行於秋在四時之閒故司尊彝謂之閒祀儀禮喪服傳大宗者尊之統也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始祖者始封之祖周始后稷則以稷爲始祖也稷之所自出者魯也故祭法言周人禘魯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郊是祭天而以稷配
宗是祭上帝而此與宗廟之祀后稷文王異禮宗廟所以事
王者天太祖也中庸言武周之達孝云郊社之禮所以事
配天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又言明乎郊社之禮
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又言明乎郊社之禮
禘當之義宗廟禘當互文見義此與郊社無與而解者多
混爲一誤矣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
王以祠春享先王以肆獻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饋食
享先王鄭注以肆獻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饋食享先
列於上卽司尊彝所謂追享朝享也天子三年喪畢新主
將入廟有禘祭謂之吉禘春秋所書吉禘是也數遭禘則
亦有吉禘何休公羊解謂禮禘從先君數遭禘則禘則
遭禘則禘是也其常祭則三歲一禘五歲一禘所謂五年
再殷祭也禘大禘小故春秋所紀爾雅所載俱有禘無禘
劉歆遂以禘禘爲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誤也大夫士而禘
士有大事省於君千禘及其高祖禘於大夫士而禘
則不王不禘禘是合己遷未遷廟之主祭於大廟然止反
始祖不及始祖之所自出又何休公羊解謂禘禘多皆
祭是禘大禘禘是天子宗廟之祭魯得用之者祭統曰昔者
大於禘也禘是天子宗廟之祭魯得用之者祭統曰昔者

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
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
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
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
賜魯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
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
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椀巖升歌清
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四夷之樂於大廟言廣
魯於天下也此周公廟得有禘禮出自成康所賜也詩閔
宮云秋而載嘗夏而福衡載嘗卽嘗祭福衡卽禘祭祭統
所云大嘗禘也毛彼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
惟天子兼之此謂魯當禘祫之年則廢一時祭言諸侯者
據魯稱之他國諸侯雖有特祀不得名禘且用其禮也若
然魯大祭皆成康所賜而禮運載孔子言以魯郊禘非禮
又歎周公其衰者此夫子譏伯禽之失不當受賜亦以郊
禘禮大故也春秋閔公二年二月吉禘于莊公時閔公年
幼政在大夫始僭用禘禮於羣廟故春秋書禘于太廟而譏之僖公
賢君復魯舊制終僖公世祇八年書禘于太廟若羣廟未
有書其僭者則意文宣以後禮樂征伐出自大夫始踵前

失而復僭之春秋左氏昭十五年禘于武宮廿五年禘于襄公是羣廟有禘矣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晉亦有禘矣魯禘本在六月而僖八年以七月孟獻子爲年以三月定八年以十月又雜記言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則僭竊之失不能定制矣史記禮書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如史公說則不欲觀爲魯僭禘此禘明在羣廟矣莊氏述祖別記宗廟有灌天子諸侯之體同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舞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天子則黃舞之上尊也又有雞彝前代之器諸侯以黃目天子則黃舞之上尊也又有雞彝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舞故曰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禴禴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禴用斝彝黃舞追享朝享禴用虎彝雉彝今魯禘灌用黃舞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白牡山蟲兼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故夫子曰吾不欲觀之矣案凌氏曙典故天子宗廟禮有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爲一獻夫人

灌爲再獻既灌之後君出迎牲視殺而薦血腥于堂爲朝
獻是三獻四獻薦孰于室爲饋食是五獻六獻尸食畢
而君與夫人咸醕尸是七獻入獻賓長醕尸是九獻九獻
之後又有加爵其閒有獻祝宗獻賓獻卿大夫士及餞而
禮畢然則灌者祭禮之始故祭統言獻之屬莫重於禘也
鄭此注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鄭以灌後卽迎牲視殺而
薦血薦腥爲三獻四獻之禮言此者明既灌而往往爲此
禮也禘禮自血腥始則血腥前尙非禘禮鄭注本非全文
其義或如莊氏所云矣郊特牲疏引崔氏云周禮之法宗
廟以裸地爲始又引能氏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宗廟以
樂爲致神始以灌爲歆神始以腥爲陳饌始是血腥前當
有二始鄭以致神歆神與他祭同未用禘禮故不數之也
易觀盥而不薦馬融注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
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
初盥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虞
翻王弼略同案灌後禮文甚繁不知何故以爲簡略且聖
人致敬盡禮亦斷不因簡略而遂云不欲觀也此義非是
○注禘祫至之矣○正義曰序者順也昭穆者父子之次
也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辨廟祫之昭穆昭之次
穆之言敬周自后稷之子爲昭孫爲穆傳至文王爲穆武

王爲昭成王又爲穆也注言此者欲見禘祫之禮毀廟及羣廟主皆合食於太祖廟故有昭穆當序之也說文祫大合祭先祖親疎遠近也禘祫祭也以序昭穆當審諦之也故崔靈恩說禘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禘者諦也第也是其義也公羊文二年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僞孔所本祫既合食知禘亦合食故祫禘並當審諦昭穆也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又祭統引執圭瓚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灌尸卽是灌神故皇疏引鄭氏尚書傳注云灌是獻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是也言鬱鬯者郊特牲云鬱合鬯與下蕭合黍稷皆謂二物詩江漢秬鬯一卣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春官鬯人注鄭司農云鬯香草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是鬯爲香草也毛傳合而鬱之此鬱爲鬱積不以鬱爲草也春官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祿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鑊中停于祭前鬱爲草若蘭二鄭並以鬱爲草與毛異義說文鬯曰鬯釀鬱艸芬芳攸服呂降神也鬱芳草與

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一曰鬱鬯百草之萼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曰降神鬱今鬱林郡也許以鬯爲芬芳卽毛鄭以鬯爲香草之義鬱與鬱同當卽鬱金其解鬱二說前說與先鄭合後說則兼備異間惟鬱爲百草之華故春秋繁露執鬯篇以暢爲百香之心暢與鬱同又白虎通攷黜篇鬯者以百艸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均與許後說畧同也魯逆祀在文二年兄弟異昭穆今躋僖在閔上故曰亂昭穆注義不從故亦略之不具釋焉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注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諱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注包曰孔子謂

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掌中之物言

其易了正義曰夫子諱魯僭禘故答以不知而復廣其說於天下明爲王者之事非魯所得知也仲尼燕居

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當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又曰明乎郊社之義當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又祭統言四時之祭云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

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
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
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中庸云宗廟之禮所以序
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
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所以
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諸文皆禘說之可知者鄭注中
庸云示讀如真諸河干之真真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知
力者也此文無注意亦當同宋書周朗傳昔仲尼有言治
天下若真諸掌此或出鄭本古真多作示易坎上六真于
叢棘劉表注作示詩鹿鳴示我周行鄭箋示當作真是也
邢疏云指其掌者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諸斯謂指示何物
故著此一句言是時夫子指其掌也爾雅釋詁指示也謂
人指有所向以告人也說文掌掌中也釋名釋形體掌言
可以排掌也○注答以不知者爲魯
肆○正義曰孔以諱卽逆祀之事

祭如在

注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注孔曰謂

祭百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

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其心與不祭同正義曰祭如在

二句朱子以爲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是也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

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庶士庶人無廟此周制也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

祭於寢大夫廟制與祭法異者鄭志答趙商以王制爲夏

殷雜不合周制是也鄭注王制士一廟云謂諸侯之中士

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如鄭所言上士卽適士是謂

士之廟數殷周同矣祭法又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

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

立竈又王制大夫祭五祀鄭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

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孔疏申

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若曲禮大夫祭五祀歲徧注

以爲殷制不言有地無地之分又曲禮云士祭其先亦與

周制士立二祀或立一祀異也五祀中司命屬天神中霤

門行屬地而厲屬人鬼此文祭神統言五祀夫子是無地

大夫亦止有三祀也春秋繁露祭義篇祭之爲言際也與

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意明祭之意乃能重祭事孔子

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能重祭事孔子

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事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福也董釋祭神之義而引文有脫誤○注言事死如事生○正義曰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事亾如事存祭法云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稱諱如見親如見親之所愛又云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又云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注云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注孔子至祭同○正義曰孔子或出者孔子仕時如夾谷之會隨君在外是或出也公羊桓八年傳春日祠夏日祔秋日嘗冬日烝土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何注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案公羊以士職卑有公事不能使人攝祭則廢祭也注引論語者謂孔子仕爲大夫有事故使人攝祭己未致其思念如不祭然則與士廢祭同也特牲饋食禮云特牲饋食之禮不諷日注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諷丁己之日賈疏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故也若大夫已上時至唯有喪故不

祭自餘吉事皆不廢祭若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故論語
注云云又祭統云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
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是君
大夫有病故皆得使人攝祭則賈以孔子爲大夫得使人
攝祭與士異也不致肅敬其心者言已未與祭肅敬之心
無由而致故已有所歉也賈引論語注無姓名今鄭注輯
本皆據疏列入但與包氏此
注文同或賈卽引包氏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注孔曰王孫賈

衛大夫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

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

天無所禱也注孔曰天以喻君孔子拒之曰如獲罪於天

無所禱於眾神正義曰御覽五百廿九引鄭此注云王孫
賈自周出仕於衛也案白虎通姓名篇王

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
有王孫賈是賈爲周王者孫也皇疏以賈爲靈王孫廣韻

引世本通志氏族略並以爲頃王之後梁氏玉繩古今人
表考引春秋分記又以爲康叔子王孫年之後則以王孫
爲氏本爲衛人非自周出仕與鄭氏異義非也下篇言衛
靈之臣王孫賈治軍旅是賈仕衛也媼者說文媼說也周
語若是乃能媼於神韋注同曲禮釋文意向曰媼御覽引
鄭此注又云宗廟及五祀之神皆祭於奧室西南隅謂之
奧也又云明當媼其尊者夫竈老婦之祭所見鄭注非全
文釋文奧鄭云西南隅亦節引也爾雅釋宮云西南隅謂
之奧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釋名釋宮室室中西南隅
曰奧不見戶明所在秘奧也凡室制以奧爲尊故曲禮云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明奧爲尊者所居故凡祭亦於奧矣
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注云布陳
神位也席東面近南爲右是宗廟之祭在於奧也其五祀
若祭戶祭中番亦於此若祭竈祭門祭行皆在廟外室
之奧故鄭注以爲宗廟及五祀皆祭於奧也五祀者戶中
番竈門行也月令注亦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壬有
尸皆先設席于奧孔疏以爲逸中番禮文則此注所云亦
逸中番禮說也周官亨人職外內饗之饗亨煮辨膳羞之
物注饗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周官儀禮皆言饗論語或
言竈饗竈古今語釋名釋宮室竈造也造創物食也日用

飲食之竈其地經無明文若此言祭竈則在廟門外也少
牢禮云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雍爨之北又特牲云
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饔爨在西壁
注西壁堂之西牆下按牲爨魚腊爨卽雍爨特牲記注舊
說云宗婦祭饔爨烹者祭饔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此
謂宗廟之祭尸卒食則設此祭以報功也饔爨祭於西堂
下饔爨之祭在廟門外不言廩爨之祭疑廩爨卽饔爨之
別設者也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于奧夫奧者
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注云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
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饔爨燔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乃燔
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乃燔
柴似失之如鄭所說是因祀廟而祭爨其祭卽在爨室不
於奧也其於奧者乃夏祭之禮卽此所云媪與媪竈也月
令孟夏之月其祭竈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
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
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
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疏祀竈之禮以下皆逸
中霽禮文云先席于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云東面
設主于竈陘者謂設主於東面也竈陘謂竈邊承祭之物
以土爲之云又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

以爲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者筵前謂初設廟門室奧之筵准特牲少牢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俎就鼎或肉入設於筵前在菹醢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惟三祭黍或無稷也案疏所云西室卽門外西堂之室竈在廟東南故設主向西論語祭奧祭竈連文指夏祭言與盆瓶之祭不同鄭注禮器破奧爲竈駁五經異義云臧文仲燔柴於竈此注亦云夫竈老婦卽先炊者雖夏祭與盆瓶之祭異義以竈神是老婦老婦卽先炊者雖夏祭與盆瓶之祭不同而竈神無異故此注亦引禮器之文其下必有辨別之語今己脫佚無由詳其說矣與竈本一神時人以竈設之主者神之所棲親媾之易爲福也奧則迎尸祭之尸者人所象似非神所憑媾之或無益也賈仕衛有媾於衛君故引人言以自解說且疑夫子盡禮亦是媾故問夫子當明媾道也云不然者禮記大傳注然如是也其言不是則深斥之故曰不然也廣雅釋詁獲得也此常訓墨子經上臯犯禁也說文臯犯法也從辛從自言罪人臯苦辛之憂秦以臯似皇帝改爲罪責自周出仕衛必有獲罪周王者臣以君爲天故假天言之禱者說文云告事求福也周官大祝五曰禱是禱亦祭名繁露郊祭篇引此文說之云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是其義也○注奧內至執政○正義曰文選赭白馬賦注引鄭注尚書云奧內也與此注合奧在室西南隅故爲內也內喻近臣當謂彌子瑕之類矣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故意孔子或嬖之也奧居內則寔居外指外臣故云寔喻執政○注入以喻君○正義曰爾雅釋詁天君也左宣四年傳君天也孔以天喻君言人有妄求於君卽是得罪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注孔曰監視也言周

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也正義曰說文代更也言世相更變也二代謂夏殷郁郁文章貌說文

赫有文章也汗簡謂古論語郁作赫卽赫省漢書禮樂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卽民之心稍稍

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案禮三本云凡禮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周承二代有至備之文故夫子美其

文盛也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祝鮀言

伯禽封魯其分器有備物典冊典冊卽周禮是爲周所賜

也故韓宣子謂周禮盡在魯又孔子對哀公言文武之道
布在方策方策者魯所藏也中庸云吾學周禮今用之吾
從周今亦指魯夫子此言吾從周是據魯所存之周禮言
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是言魯
能存周禮也○注監視也○正義曰監視爾雅釋
詁文說文監臨下也監視也義微別今通用監

子入太廟

注包曰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

也注大廟至祭也○正義曰考工記左祖右社注祖宗廟
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云庫門內雉
門外之左右劉向別錄謂社稷宗廟在路寢西與周官異
陳氏免毛詩疏謂爲殷禮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
鄭注以爲周制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
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公是魯始封爲魯大
祖故廟曰太廟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
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
也穀梁傳略同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藻梲復廟重
櫨刮楹達榭崇坱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阮氏元明堂
論魯之大廟猶周明堂中之清廟也故左氏傳取郕大鼎

于宋納于大廟。臧哀伯卽以清廟茅屋爲說。明堂以茅蓋屋也。魯侯國不得別立明堂。其一切非常典禮皆於大廟行之。言孔子仕魯者。明孔子得入大廟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是大夫士皆助君祭也。朱子集注。以此助祭在始仕時。閻氏若璩釋地。謂鄉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孔子年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委吏更若周官。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更若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割羊牲登其首。皆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人大有職於大廟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人大

廟每事問

注孔曰。鄉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

子知禮。或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注

子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正義曰。三蒼云。每非一定之辭也。事謂犧牲服器及

禮儀諸事也。魯祭太廟用四代禮樂。多不經見。故夫子每事問之。以示審慎。論衡知實篇解此文云。不知故問。爲人法也是也。莊氏述祖別記。謂魯祭非禮。夫子此問卽薄正祭器之事。不知魯僭禮在羣公廟不在太廟。莊氏誤也。聞

氏若璩釋地引顧璠屏說每事問當在徧齊時若正祭雍雍肅肅無容得每事問也○注鄭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正義曰說文云鄆魯下邑孔子鄉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陬與鄆偏旁互易論語作鄆當是或體杜注左傳云鄆邑在魯縣東南莒城莒城在今曲阜與鄆縣界水經泗水注泲水又逕魯國鄆山而西南流春秋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昭九年疏引論語作鄆人此由鄆聲近地又相接故以鄆爲卽叔梁紇邑實則說文鄆是孔子鄉而鄆下但言魯縣古邾國不爲孔子鄉則鄆邾地異文亦異矣左襄十年傳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邾人紇挾之以出門者杜注紇邾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與孔此注同潛夫論志氏姓云伯夏生叔梁紇爲鄆大夫故曰鄆叔紇是鄆人爲鄆大夫漢人相傳有此說也左傳孔疏云古稱邑大夫多以邑冠人邢疏引左傳新築人仲叔于奚證之是也段氏玉裁說文注謂鄆人是舉所居之地非爲所治邑鄆大夫之文始見王肅私定家語孔氏論語注乃肅輩僞託者似不足信段氏此辨甚是然其誤自潛夫已然亦非始王肅也故問然云每事問亦有所已知者今猶復問於人故爲慎

也繁露郊事
對義正如此

子曰射不主皮

注

馬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

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日興武

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

爲善亦兼取和容也

正義曰說文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舊說禮惟大射有皮所謂皮侯棲皮

爲鴝者也賓射則用采侯畫布爲五采以爲正燕射鄉射則畫布爲獸形以爲正皆不用皮也金氏榜禮箋辨之云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鴝居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鴝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鴝鴝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

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鴝大夫士則畫布爲鴝大射燕射異同如是司裘王大

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鴝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夫則其麋侯皆設其鴝射人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

耦射豨侯二正大射儀公射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

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故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爲虎、熊、豹。二侯爲熊、豹，與司裘職所設鵠之侯爲一。明設正鵠於一侯矣。賈景伯周禮注云：四尺曰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據鵠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又云：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鄉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張獸侯與燕射同。歟。案金說甚核，齊、荀、嗟詩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則正侯同爲一侯。審矣。詩賓筵疏引周禮鄭眾爲技藝，則金氏引賈景伯以正在鵠內，故詩以射不出正，誇鄉射禮。鄉射記所言熊侯、麋侯云云，皆指燕禮故金氏引以證燕射也。凡禮射主皮，但主於中，不尙貫革。故鄉射禮不貫不釋，鄭注貫猶中也。明中卽是貫，非如賈疏以爲貫穿也。不貫不釋，爲主皮。若不主皮者，則以人力或弱不能及侯，則不中皮，而比於禮樂亦必取之也。樂記言武王克

殷貫革之射息此軍射貫穿不可以說禮射○注射有至容也○正義曰馬此注據鄉射言鄉射者行射於鄉所以賓與賢能至射之明日鄉大夫復以鄉射之禮五物詢庶詢其稍能習者以備後次之賓與此見周官鄉大夫之職五物者五事也馬云五善謂五物爲善也凌氏廷堪鄉射五物攷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此五物之序也前既云和容後復曰和容人多不得其解昔之說一曰和二曰容者鄭司農曰和謂閨門之內行容謂容貌鄭康成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說四曰和容者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又馬融論語注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容有容儀四曰和容合雅頌此皆因經文和容前後再見故彊生異義至主皮之射說者尤爲聚訟考周官明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則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在鄉射禮之外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三日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夫眾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中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爲第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典舞者卽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

禮故謂之和容蓋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取其應鼓節也故前已言和容此復言和容也是爲第三次射鄉射記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可知矣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皮爲第二次射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或者謂鄉射記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又禮經釋例云案鄉射記始射獲而未釋獲謂初射也又云復釋獲謂再射也又云復用樂行之謂三射也射皆三次不獨鄉射卽大射亦然但節文小異耳射必三次者大射儀注云君子之於事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節爲難孔子曰射者何以聽循譬而發發而不失正雋者其唯賢者乎以樂節射者卽禮射也所謂其容體比於禮也其節比於樂也然則射以應節爲上中侯次之故論語曰射不主皮古之道也案凌說是也竊以射皆三次則賓射燕射亦當同借無文以明之鄭注鄉射記以禮射

爲大射賓射燕射不數鄉射此其疏也若然論語射不主皮當兼凡禮射而凌氏專指鄉射者正據馬氏此注五物之詢爲鄉大夫且舉鄉射明諸禮射得通之也云一日和志體和二日和容有容儀者和容和字當衍志體言其體容儀謂侯中受矢之處卽鄉射記所云白質赤質丹質也賓筵詩發彼有的毛傳的質也荀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焉質的二名一物鄭眾馬融注周禮並以質四寸居於正之內是也云四日和頌合雅頌者此與杜子春讀同以和爲合容爲頌也此馬自用其所據周禮之義亦可通也云五日興武與舞同也者左氏春秋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又禮器詔侑武方注云武當爲舞聲之試也鄭彼注以武爲聲誤馬此注以武與舞同則以二字通用與鄭異也云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者天子無鄉射此假天子大射之侯言之明此主皮亦棲皮爲侯也不及諸侯以下者文見司裘可推而知也以熊虎豹皮爲侯則鄭彼注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者蓋未然也若鄭注鄉大夫五物以主皮爲張皮射之無侯益非是也云亦兼取和容者卽一日和二日容不及和爲力不同科古之道頌興武於義未備當用凌說補之也

也注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
同科注爲力至同科○正義曰云爲力力役之事者爲猶
效也言效此力役之事卽孟子所云力役之征也云
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者說文科程也廣雅釋言科條也
科品也周官司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
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
人注云可任謂丁疆任力役之事也是上地中地下地有
三科又均人云凡均力役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
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亦以年
分三科皆此注義所具也春秋時徵發頻仍典築無已不
復循三科之制故孔子思古之道也劉敞七經小傳不從
此注謂不主皮者以力不同之故
則主皮之射爲向力其說亦通

論語正義卷四

竇應劭竇楠學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注

鄭曰牲生日餼禮人君每月告朔

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

故欲去其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包曰羊存

猶以識其禮羊亾禮遂廢

正義曰白虎通三正篇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

焉四時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說文朔月一日

始蘇也書大傳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

爲朔謂夏用寅時殷用丑時周用子時也史記歷書三王

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

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

不告朔君謂天子正朔不行則天子不復告也漢書五行

志周衰天子不班朔律歷志劉歆曰周道既衰天子不能

班朔班朔卽告朔史記言幽厲之後是統東遷言之先叔

丹徒君駢枝曰告讀如字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
 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
 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
 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
 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曰天子不以
 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然則告朔云者以
 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
 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
 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
 芻米也從米乞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饗餼曰稍餼
 曰餼牢曰餼獻曰餼奉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
 禮於諸侯若頰問賀慶膳賜餼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
 告事於諸侯若豕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
 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
 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遠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
 且速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
 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至於定哀
 之間猶秩之謹案此說最確書堯典曰敬授民時授時卽
 頒官府都鄙之制其下分命申命則所謂頒告朔於邦國
 也宋氏翔鳳說月令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

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達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為歲首於是歲終也其說良是周宮太史不言頒告朔在何時先鄭謂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不知天下諸侯斷非一月所能畢達於義非也許氏五經異義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此臆測於經傳無徵天子頒告諸侯謂之告朔又謂之告月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魯之未失禮也公羊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不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積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喪事不數也二傳意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禮左氏義長蓋不告則諸侯或不知有閏也至以告朔為非禮氏於諸侯三傳皆然無異義也諸侯視天子所頒者而行告於諸侯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之謂之視朔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又文十六年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是也又謂之聽朔玉藻天子立端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注以南門為明堂天子稱天而治亦有聽朔之禮與諸侯同特天子聽朔於

明堂諸侯則於廟耳於廟故又謂之朝廟春秋所云猶朝於廟是也其歲首行之謂之朝正左襄二十九年傳釋必朝正于廟是也襄公以在楚不得朝正則是在國時必朝正矣朝正即視朔當時天子益微弱告朔不行而魯視朔之禮尚未廢至定哀之時天子益微弱告朔不行而魯視朔之禮猶供餼羊故子貢欲去之駢枝謂幽王以後天子不告朔此稍未審若然則春秋所書視朔者將安所視耶春秋言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而文公不視之也何休公羊四不視朔則明謂天子告月而文公不視之也何休公羊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按何君先引禮至比時云以何君引中之義所引禮當是逸禮未嘗言告朔何君直以己意補入宋氏翔鳳發微本之反以駢枝所言爲非然君北面受朔是受之天子饋羊之禮將安所施宋君因謂以羊祭是朝廟論語統朝廟於告朔以大告朔之禮則春秋言文公猶朝於廟其後朝廟未廢當即殺牲以祭何以仍名爲饋而子貢且欲去之耶其亦未達於理矣金氏鷄禮說亦引駢枝辨之謂左傳天子無頒朔事舍大戴記穀梁傳之明文而欲求之左傳所未言過矣頒告朔于邦國載在太史而

以頌告朔非即告朔義更不憭又謂諸侯皆自爲歷故晉
用夏正宋用殷正左氏言魯歷失閏又言司歷過是天子
無頒朔事案諸侯受所頒每月之朔簡冊繁重容有錯亂
魯歷之過正緣於此舜典所以言天子巡守有協時月正
日之事今以司歷過爲魯別爲歷非也至晉用周正見
蟬之詩宋爲殷後當用殷正以此致難均未當矣唐石經
兩作女皇本作汝○注禮人至其羊○正義曰鄭此注非
全文臧宋輯本云牲生日饋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
謂之朝享也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其告朔禮略故用
特牛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子貢見其
禮廢故欲去其羊也考鄭此注其誤有四云牲生日饋者
聘禮主國使卿歸饗饋五牢鄭注饋生也春秋傳饋臧石
牛服虔亦云牲生是牲生日饋也然饋是供給賓客若已
國宗廟牲生稱饋於經無徵且諸侯受朔政行禮於天子
何得以一生羊爲敬其誤一也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
有祭謂之朝享也者此鄭君以意說禮非禮本文有如此
也廟者太廟玉藻諸侯聽朔於太廟鄭注周禮何休注公
羊皆云祖廟卽謂太祖廟穀梁傳注以爲禘廟非也鄭氏
以視朔爲告朔卽如其說告朔亦是行禮於天子無爲用
祭若告朔後有祭廟之禮此直是祭廟魯廢告朔不必廢

祭至朝享見周禮司尊彝職鄭駁五經異義謂天子諸侯告朝禮訖然後祭於宗廟則祭法所言天子月祭從祖廟下至考廟諸侯月祭自皇考以下是也此則月祭宗廟之禮與朝廟不同秦氏蕙田五禮通考祠禴烝嘗追享朝享所謂六享也宗廟六享乃去禘禘不數而以請禱告朔足之已不倫况月祭乃薦新之祭與告朔則在五廟朝廟何與朝享祫祭又何與乎聽朔在明堂月祭則在五廟朝廟何與朝氏鸚禮說補遺亦謂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祫用虎葬雖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閒祀是秦氏金氏皆不以鄭此注爲然也愚謂朝廟卽視朔成首行之則爲朝正于廟若常月行之亦可云朝廟于廟今言朝廟不言朝者省文此專行之太祖廟與朝享截然不同不知鄭君何以牽合爲一其誤二也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者此無文亦以意說之玉藻注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此言天子明堂之禮然其所云天子用牛者止以論語饋羊是諸侯禮故疑天子當用牛非有他證究之論語饋羊是供待賓客之用非視朔所需其誤三也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

已後遂廢者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文公十六年夏五月
公四不視朔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
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論語駢枝云夫謂文公始不視
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駢枝云夫謂文公始不視
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
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
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
而具書之而况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
作丘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
言出於公羊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
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並閏
月數之其為不視朔者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為之
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為信史乎
謹案二說皆足正公羊及鄭注之誤以左襄二十九年不
朝正于廟觀之可知襄公時天子告朔諸侯視朔其禮尚
未廢鄭氏誤依公羊不知辨正其誤四也又案鄭注始本
作四見公羊文十六年疏所引然云視朔之
禮已後遂廢則鄭固謂文公始不視朔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注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

有禮者爲詔

注時事至爲詔。正義曰：當時君弱臣彊，事君者多簡傲無禮，或更僭用禮樂，皆是以臣

干君盡禮者，盡事君之禮，不敢有所違闕也。時人以爲詔，疑將有所求，媚於君，故王孫賈有媚奧媚竈之喻，亦以夫

子是詔君也。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注：孔曰：定公魯君，諡時臣失

禮，定公患之，故問之。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注：定公至問之。正義曰：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弟也。

周書諡法：解大慮，慈民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

定。純行不爽曰定。是定爲諡也。定公承昭公之後，公室益

微弱，時臣多失禮於君，故公患之。言如何君使臣事君

將欲求其說以救正之爲此言者，其在孔子將仕時乎？焦

竝筆乘晏子曰：惟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

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爲尾，大

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俞氏正變癸己類稿：君使臣以

禮，禮非儀也。晉女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

其民，譏魯君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不圖其終爲遠於禮齊。

晏嬰爲其君言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己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女叔論昭公齊晏嬰告景公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若君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慕謙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迂議然非孔子之言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注孔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

言其和也正義曰鄭注云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得爲減傷其愛也按關雎爲周南首篇周南亦國風也毛傳云關雎和聲也雎鳩王雎也義本爾雅鄭君先學魯詩魯義今不傳據毛說淑女淑者善也后妃求此淑女以事君子謂三夫人以下也君子謂文王仇與迷同仇者匹也好迷言思與之匹也后妃樂得淑女有德有容以其事君子佐助宗廟之祭祀非爲淫于色也

寤寐思之謂詩言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也毛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鄭彼注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念之彼注破哀爲衷則鄭以關雎無哀義也此注云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者此人卽淑女求之不得故爲可哀也不爲減傷其愛者減者損也愛者心之所好也言雖不得此淑女而已愛好之心未嘗有所減傷則仍是哀思與詩注義異鄭志答劉珍問曰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注論語在前其後注詩已不用其舊義矣先從叔丹徒君駢枝以鄭注及毛詩篇章義皆同穴難通別爲之說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肆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駘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駘兩君相見之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而孔子但言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匹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

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賦女工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問歌而曰美哉樂而不淫卽葛覃可知矣謹案駢枝以卷耳維以不永傷證哀而不傷其義甚精燕禮記升歌鹿鳴亦以鹿鳴統四牡皇皇者華也八佾此篇皆言禮樂之事而關雖諸詩列於鄉樂夫子屢得聞之於此贊美其義他日又歎其聲之美盛洋洋盈耳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

正義曰此有兩本魯論作問主古論作問社莊氏述祖輯本白虎通云祭所以有主

者何言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焉論語云魯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宗廟之主所以用木爲之者木有終始又與人相似也蓋題之以爲記欲令後有知者公羊文二年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注爲僖公廟作主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麋猶所以副孝子之心埋虞主於兩階之閒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云云左文二年經作僖公主杜注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孔疏引此文作問主又引張包周等並爲廟主凡皆魯論義也說文宗廟主祀也從宀主聲宀者交覆深屋廟之象也今皆省寫作主其他祭祀所以依神者皆得名主假借之

義也公羊注言宗廟之主狀正中央達四方天子長
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白虎通則云方尺或曰長尺二寸此
其制也鄭此注云主田主謂社主皇疏鄭論本云問主釋
文社如字鄭本作主左文二年疏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
爲社主禮器祭法疏引五經異義云論語哀公問社於宰
我云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
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無
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鄭君據魯論
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是古論作問社鄭君據魯論
作問主而義則從古論爲社主亦是依周禮說定之矣白
虎通社稷篇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
土不立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又言社壇之制天子廣五
丈諸侯半之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
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舊
說大社國社在庫門雉門內之右王社侯社在籍田據周
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右在西劉向別
錄謂在路寢之西則大社也周頌載芟序云春籍田而祈
社稷也則王社也天子諸侯別有勝國之社爲廟屏戒與
廟相近故左氏言闕于兩社亦以勝國社在東對在西之
國社言也周受殷社曰亳社亳者殷所都也春秋哀公四

年六月亳社災李氏愷羣經識小以爲哀公問宰我卽在此時蓋因復立其主故問之其說頗近理鄭云田主者周官大司徒之職邦國都鄙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案后土社神田正稷神主以依神故樹田神之主而后土田正憑焉說文社地主也從示土春秋傳曰其工之子句龍爲社神據左傳則句龍爲后土配食於社故亦以爲社神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宰予字子我與齊闕止字同故史公誤以宰予死陳氏難也鄭

人以粟曰使民戰粟

注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粟便云使民戰粟

正義曰白虎通云夏稱后者以揖讓受于君故稱后殷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案爾雅釋詁后君也夏稱后復言氏者當以世遠別異之也松柏栗皆木名所在有之此謂社主所用之木也五經異義曰夏后氏都河東宜松也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都澧鎬宜栗也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

野注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
野以別方面如彼注所言是夏后氏社樹社主皆用栗也
人社樹社主皆用柏周人社樹社主皆用栗也俞氏正變
癸巳類稿侯國社主用木依京師凡主皆然也大明周社
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樹粟則天下皆
樹非粟又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若皆樹粟則天下皆粟
社粟野何勞名之俞氏之意以松柏栗爲社主所用之木
其社樹則各以其土之宜不與社主同用一木其義視
鄭爲長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使民望
卽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又引尚書逸篇曰大社唯松東
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此皆社樹之制不
定是一木亦當以其土所宜爾鄭以社主用木而小宗伯
注又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蓋者疑辭惠氏士奇禮說案
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刻其上培其半先是
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
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合州縣社主用
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崔靈恩曰地產最實故社
主用石鄭注及孔疏亦云然故宋人據以爲說淮南齊俗
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
用栗然則石主始於殷周改以栗與韓非子云夫社主而

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他故患社鼠是
古樹木爲社主而加塗焉所謂社用土者以此小宗伯大
師立軍社肆師田祭社宗社者社主與遷主皆載於
齊車者也秦漢以後載主未聞春秋鄭入陳陳侯擁社擁
社者抱主以示服若後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於地卽不
便於載亦不可抱而持然則社主春秋以前皆用木秦漢
以後或用石與案惠氏謂秦漢後社主用石其說甚是若
淮南子般人以石與論語文異此自傳聞之誤惠氏謂石
主始於般不免爲淮南所惑社是有壇無屋其木主平時
藏於壇旁石室癸巳類稿云社藏主石室左傳莊十四年
正義謂慮有非常火災而郊特牲言大社必受霜露風雨
以達天地之氣故藏主於壇中石廡後世埋石不爲廡號
之爲主又云軍出取社主以行小宗伯所謂大師立軍社
奉主車大祝所謂太師宜於社立社主定四年左傳云君
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社立社主非樹矣鄭注小宗
伯云社主蓋用石案鄭以軍社立社主不宜空社而行當如
守圭有珠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社故以土爲壇石
是土類或鄭以所見况之又或鄭以禮行軍取遷廟主則
社取殷石主非謂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主用石賈疏不曾
明鄭意也案俞氏謂軍社用石主是就鄭意揣之與惠氏

石主不便於載之說異當以惠說爲然其謂取殷石主則謂勝國之社主軍不用命則戮於社罰之所施豈能操於
囚國之神於義非也惠氏又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木之
修茂者立以爲蒞位蒞位者社稷也戰國策恒思有神叢
蓋木之茂者神所憑故古之社稷恒依樹木漢高祖禱豐
粉榆社社在粉榆鄉粉榆者白榆也社與鄉皆以樹名焉
慕容皝遷于龍城植松爲社主蔡邕所謂尊而表之使人
望見則加畏敬也俞氏亦謂王侯以木爲社主民間自以
樹爲田主引檀弓云古之侵伐者不斬祀注云祀神位有
屋樹者左傳云陳侵鄭木伐井堙是近神皆有樹不獨社
然也說苑奉使篇楚使問齊大樹以立國久朝社樹大故
孟子譏時人徒以喬木爲故國莊子人間世云樛無用則
爲社淮南說林訓云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韓非外
儲說說苑政理篇並云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
並謂社樹爲神不別立主也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答或
問曰神樹如戰國策神叢莊子樛社見夢之類皆虛誕不
足信漢高祖禱粉榆社注家以粉榆爲鄉名非卽立粉榆
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崇愚民無知祠之閩粵間
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據錢此言則惠氏兼
存社樹爲社主之說於義難通俞氏謂民間以樹爲田主

與王侯以木爲社主不同說亦岐誤今所不從粟爲戰栗者爾雅釋詁戰慄懼也戰本爭鬪之名人所懼也慄與栗同黃鳥詩惴惴其栗說文鹵部云栗木也从木其實下垂故从鹵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案徐義卽本此文白虎通更云夏后氏以松栗者所以自悚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何休公羊注又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皆本此文而附會之復稱曰者箸其爲引申詞也皇本戰栗下有也字方氏觀旭偶記宰我戰栗之對胡安國作春秋傳引之用韓非書之說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愚案此時哀公與三桓有惡觀左傳記公出孫之前遊於陵阪遇武伯呼余及死

乎至十三問是其机樞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則此社主之問與宰我之對君臣密語隱衷可想又社陰氣主殺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大司寇云大軍旅蒞戮于社是宰我因社主之義而起哀公威民之心本非臆見附會○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正義曰公羊疏謂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今觀孔注無社主義蓋集解刪節子聞之曰成事不說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失之矣

遂事不諫注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注包曰

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欲使慎

其後正義曰夫子時未反魯聞宰我言因論之也方氏觀旭偶記成事遂事必指一事而言左氏襄十年傳知

伯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于注二事伐偪陽封向成可爲論語成事之證緣哀公與宰我俱作隱語謀未發洩故亦不顯言耳其對立社之旨本有依據是以夫子置社主不論但指其事以責之蓋已知公將不沒於魯也今案成事遂事當指見所行事既往當指從前所行事竊疑既往指平子言平子不臣致使昭公出以哀公當時必援平子往事

以爲禍本而欲聲罪致討所謂既往咎之者也然而祿去
公室政在大夫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哀公未知使臣當以
禮又未能用孔子遽欲逞威洩忿冀以收已去之權勢必
不能故夫子言此以止之蓋知哀公之無能爲而不可輕
於舉事此雖責宰我亦使無禮於君者知所懲戒而改事
君矣爾雅釋詁咎病也詩伐木傳咎過也引申之凡有所
過責於人亦曰咎○注事已成不可復解說○正義曰言
說以解之也焦氏循補疏說讀若脫解脫與諫止互明案
解說說字卽成事不說之說經注似宜讀本字○注事已
遂不可復諫止○正義曰廣雅釋詁遂竟也言其事雖將
成勢將遂竟不可復諫止之也說文諫証也証者正其失
也白虎通諫諍篇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問革更其行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注言其器量小也

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管仲夷吾者穎上

人也左閔元年疏管氏仲字謚敬名夷吾史記太史公曰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
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新序雜事篇桓公用管仲則
小也故至于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
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案霸與伯同王伯之分天
子諸侯之異稱也王季文王當殷世爲西伯伯豈不美之

名哉特桓公伯道未純故當世多羞稱之今謂管仲器小
由於桓公稱霸非矣春秋繁露精華篇齊桓仗賢臣之能
州大國之資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
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不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
至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脩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
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
而責陳不納不復安鄭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
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法言先
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伯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
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謂之大器此皆以管仲
驕矜失禮爲器小無與於桓公稱霸之是非也程氏瑤田
論學小記事功大者必有容事功之量堯則天而民無能
名蓋堯德如天而卽以天爲其器夫器小者未有不有功
而伐者也其功大者其伐益驕塞門反坫越禮犯分以驕
其功蓋不能容其事功矣吾於管仲之不知禮而得器小
之說矣享富貴者必有容富貴之量舜禹之有天下而不
與蓋舜禹之德亦如天亦卽以天爲其器夫器小者未有
不富貴而淫者也其富貴愈顯者其淫益張三歸具官窮
奢極侈以張其富蓋不能容其富貴矣吾於管仲之不儉
而得器小之說矣惠氏棟九經古義管子小匡篇施伯謂

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蓋
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
或曰管仲儉乎

注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曰管氏有三歸

官事不攝焉得儉注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

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

備職非爲儉正義曰皇本焉得儉下有乎字○注三歸至

閔七百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

於民也列子楊朱篇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

並謂管仲取女之事包所本也先考典簿君秋槎雜記天

子諸侯娶妻班次有三適也姪也娣也天子娶后三國媵

之國三人並后本國爲十二女諸侯娶夫人二國媵之並

夫人本國爲九女本國之媵從夫人歸於夫家者也二國
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冬衛人來媵九年春二
月伯姬歸於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
夏齊人來媵是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
三歸左傳云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包云三姓女非也謹案

白虎通謂卿大夫一妻二妾不備姪娣言不兼備也二妾
 同妻以姪日偕行無三歸禮俞氏正變癸巳類稿諸侯三
 宮祭義卜三宮之夫人公羊傳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
 三宮也卿大夫士一宮禮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也左
 傳云衛太叔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而爲之一宮
 如二妻管子則三人者皆爲妻列女傳衛君死弟立謂夫
 人日衛小國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則有三庖古者夫家餘
 子受田懸殊立一妻則多一室家禮節之費管子家有
 宮之費故曰焉得儉俞氏此言與先考說相輔而雜引鄭
 文公娶于芊姜江蘇及魯文二妃齊桓三夫人諸文說之
 則皆列國驕淫之事多娶異姓與諸侯不再娶之禮相違
 故左氏備文譏之不得援以說昏制也解三歸者言人
 殊自包注外有可紀者俞氏擬羣經平議韓非子外儲說
 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歸先云
 置鼓而歸後云家有三歸是所謂歸者卽以管仲言謂自
 朝而歸其家有二處也家有二處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
 故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故足爲
 女閭七百分誇而娶三姓女之說或從此出也晏子春秋
 雜篇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
 是又以三歸爲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區之比故

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舉此事以止之也其賞之在身老之後則娶三姓女之說可知其非矣下云官事不攝亦即承此而言管仲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是謂不攝包氏慎言溫故錄韓非子管子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問之曰泰侈逼上漢書公孫宏傳管仲相桓公有三歸侈擬於君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由此數文推之三歸當爲僭侈之事古歸與饋通公羊注引逸禮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又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然則三歸云者其以三牲獻與故班氏與季氏之舞佾歌雍同稱晏子春秋內篇公曰昔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功邑狐與穀以其宗廟之鮮賜其忠臣今子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弗忍爲也其宗廟養鮮終辭而不受外篇又云晏子老辭邑公曰桓公與管仲孤與穀以爲賞邑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合觀之內篇所云則三歸亦出於桓公所賜內篇言以其宗廟之鮮而外篇言賞以三歸則三歸爲以三牲獻無疑晏子以

三歸爲管仲之一惡亦謂其侈擬於君案評議溫故錄二
說雖與此注異亦頗近理當並著之若翟氏瀕考異梁氏
玉繩警記據管子輕重下篇以三歸爲地名則管子明言
五衛之民樹下談語專務淫游終日不歸歸是民歸其居
豈得爲管仲所有而遂附會爲地名耶說苑善說篇桓公
謂管仲政卒歸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仲故築三歸
之臺以自傷於民此劉向誤解東周策之文毛氏奇齡稽
求篇謂國策有宋子罕齊管仲掩蓋君非二事宋君之非
在築臺故子罕以扑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
故管仲以三娶掩之若齊桓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
是遮甲而障乙其說極辨解者不察而舉魯莊公娶孟任
築臺臨黨氏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河上以昏禮有築
臺迎女事雜舉亂制入之古典殊爲不倫若秦穆姬登臺
而哭則天子諸侯本有觀臺在雉門上故曰臺門左傳所
載崔杼季平子孔悝宮內之臺皆是僭禮故郊特牲言大
夫僭臺門不及管仲而雜記言管仲旅樹反坫又不及臺
門則管仲未僭臺門而三歸之非臺明矣癸巳類稿云管
子權脩云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賦歛厚也八觀
云臺榭相望上下相怨也臣乘馬篇諫立扶臺則管仲實
不築臺以傷於民此辨致確足以正說苑之誤云婦人謂

嫁曰歸者說文歸女嫁也婦人以夫爲家故謂其嫁曰歸
桃夭詩之子于歸是也云攝猶兼也者左氏傳羊舌鮒攝
司馬柱注攝兼官也禮天子六卿諸侯三卿三卿下有小
卿五人所謂下大夫五人也孟子告子下言齊桓葵上之
令曰官事無攝是諸侯之臣不得兼攝故此注言國君事
大官各有人也若大夫事少家臣必當兼攝禮運云大夫
具官非禮也是謂亂國鄭注臣之奢富僣於國君敗亂之
國也孔疏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
兼官各須具足如君也如疏所言有地卿大夫之家尙是
兼官則無地卿大夫之家亦兼官可知但置官多寡宜量
事之煩簡未必有定額疏但謂置官一人於情事似不合
包氏慎言溫故錄官事者事謂祭祀官謂助祭之官大夫
不能備官故祭祀之時每以一官兼司數事少牢禮云司
宮概豆籩勺爵注云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疏云下
文司宮筵神席于奧此又掌籩豆之等故鄭云攝官彼經
又云司馬刲羊司士擊豕疏云案周禮鄭注司空奉豕司
士乃司馬之屬官今不使司空者諸侯猶兼官况士無官
僕隸爲司馬司士兼其職可知故司士擊豕也彼經又云
雍人陳鼎五疏云按公食大夫云甸人陳鼎鄭注云甸人
豕宰之屬兼亨人者此大夫雍人陳鼎者周禮甸人掌供

薪蒸與烹爨聯職相通是以諸侯無亨人故甸人陳鼎此大夫無甸人故使雍人與亨人聯職此大夫祭祀攝官見於經傳可考者管氏不攝蓋自同於諸侯與然則管仲知三歸同爲宗廟僭侈之事案溫故錄說亦通

禮乎

注包曰或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

謂爲得禮

正義曰皇本然則上有曰字。注或人聞不儉便謂爲得禮。正義曰左傳曰儉德之共也儉

是美德而或人以其不儉爲得禮者山樞之詩刺儉不中禮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有子譏其不知禮又晏子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而朝君子以爲隘是過於儉者不中禮也過儉爲不中禮故不儉疑爲得禮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

管氏亦有反

注鄭曰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反

站在兩楹之間若與鄰國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

則各反爵於站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管

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正義曰漢石經邦作國皇本孰不知

義曰皇刑疏本人君別內外十二字誤在兩楹之間句下

今正宋輯本有樹屏也句在注首爾雅釋宮屏謂之樹舍

人注云以垣當門蔽為樹郭璞注云小牆當門中說文屏

蔽也蒼頡篇屏牆也明堂位注屏謂之樹今杼思也刻之

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廣雅釋宮學愚謂之屏顏

師古漢文紀注眾愚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

其形眾愚然一日屏也古今注眾愚屏之遺象也漢西京

眾愚合版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於今

郡國廳前亦樹之案周人屏制當是用土故亦稱蕭牆其

廟屏用木故明堂位謂之疏屏疏者刻也今人家照壁是

其遺象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所以

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

障是屏所以別內外也注言人君兼有天子諸侯郊特牲

云臺門而旅樹反樹大夫之僭禮也注言此皆諸侯之禮

也旅道也屏講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

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雜記管仲旅

樹而反垢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曲禮疏謂諸侯內屏在

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江氏永鄉黨圖考

屏設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以孔疏之說爲非然吳語謂越王入命夫人王背屏此當在路門內或春秋時不如制矣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者說文坫坫者毀垣坫與序同坫廣雅釋宮反坫謂之坫屏者短垣坫者毀垣坫與序同東西牆爲序皆以同類相稱也皇疏云坫築土爲之形如土堆其說甚合禮圖謂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未中制殊庫小且云以木與古制乖非也大射儀疏以承尊之豐與坫爲一物亦非禮經言坫甚多明堂位崇坫康圭此在堂下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謂觀禮侯氏奠圭以在堂下故稍崇之是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於西坫南注坫在堂角士喪禮牀第夷衾候於西坫南士虞禮苴茅之制候於西坫上此堂隅之坫在西者也射儀將射上遷於下東坫之東南旣夕記設楨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此堂隅之坫在東者也內則說閣之制云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是反坫不止一處反者還也致也凡可以度物皆爲反坫反爵其一事也孔晁注周書以反坫爲外向室不知所本而黃氏日抄全氏經史問答據之以釋論語郊特牲諸文可謂疏矣爵者飲

器韓詩說一升曰爵是也郊特牲反坫出尊天子之廟飾也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坫在尊南言天子坫在尊南則諸侯坫或在尊北與尊以盛酒爵以酌酒此注云在兩楹之間者說文楹柱也謂堂上東西兩柱當前楹下也坫在兩楹間此無文鄭以意言之金氏鸚禮說以兩楹間賓主行禮處不得設坫於此歷引士昏禮聘禮說之鄉飲酒尊于房戶間燕禮尊于東楹之西房戶間正當東楹東楹之西夫楹不遠蓋尊酒者主人所以敬客主人位在東階上故設尊必在東方然則兩君燕飲設尊亦必在東矣兩君敵體與鄉飲一類是亦宜尊于房戶之間與東楹相當由是言之反坫不在兩楹之間明矣或者以燕禮爲諸侯與臣下行禮事兩君好會與燕禮同尊于東楹之西是又君臣無別禮經或言兩楹之間或言東楹之西正所以別其同異豈可混而一之其說甚有依據視鄭爲優矣禮諸侯來朝禮畢主人酌酒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邢疏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酢階上拜賓答拜

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坵上也而云酌畢各反爵於坵上者
文不具耳其實當飲畢案熊說見郊特牲疏疏引此注作
獻酬此釋文引一本亦作酬疑以酬字爲是大夫無坵以
鄉飲酒禮考之凡奠爵皆于篚卽君與臣燕亦但設二篚
以承爵且皆在堂下不在堂上是
大夫不得有反坵今管仲僭爲之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注太師樂官名

五音始奏翕如盛從之純如也注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

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和諧也噉如也注言其音節明也釋

如也以成注縱之以純如噉如釋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

於三述正義曰皇本知也下有已字成下有矣字孔子世家

故云樂其可知言樂正而後可知也云始作者爾雅釋詁

作爲也言始爲此樂也鄭注云始作謂金奏時聞金作人

皆翕如變動之貌從讀曰縱縱之謂入音皆作純如咸和

之矣噉如使清濁別之貌釋如志意條達案云始作謂金

奏時者周官鍾師掌金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
金謂鍾及鐃是也云間金作人皆翁如變動之貌者莊氏
述祖別記申此注云國語云鍾不過以動聲章注動聲謂
合樂以金奏而入音從之毛詩鼓鍾欽欽傳云欽欽言使
人樂進也欽翁聲相近言變動者亦使人樂進之意云從
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者莊氏云從縱通大司樂凡六
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注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
聲入音乃成也大師注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
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
上始作既單言金奏此云從之則言八音可知金奏始作
律呂相應使人皆變動樂進由是從之以均五聲入音而
堂上堂下之樂皆作也云純如咸和之矣者高誘淮南原
道注純不雜糅也咸者皆也謂人聲樂聲相應而不雜故
爲和也樂記審一以定和注云審一審其人聲也審一卽
純如之義謂人聲既一而後與樂和也莊氏改此注成爲
咸矣爲美非是云噉如使清濁別之貌也者莊氏云鄭注
大司樂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樂記
倡和清濁注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大呂是十二
律五聲八音皆有清濁又樂記比物以飾節注云比物謂
雜金革土匏之屬也言雜八音之器而有以別其清濁唯

明者能之云釋如志意條達者莊氏云周頌驛驛其達箋
達出地也釋訓釋釋生也釋驛通言美心之感發如草木
之有生意陽茂條達也樂記云志意得廣焉孟子云樂則
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言樂至此而每變足以致物矣宋氏翔鳳發微云始作是
金奏頌也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闋後有獻酢
旅酬諸節而後升歌故曰從之從同縱謂縱緩之也入門
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人聲其聲純一
故曰純如卽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
聲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嫩如繼以
間歌謂人聲笙奏聞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故曰釋如
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
樂則樂以成合樂卽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
采芣采蘋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
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備亦成也鄭
鄉射禮注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畧於樂也不畧合樂
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畧其正也據此知孔子所
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樂正者並指鄉樂儀禮謂之正歌
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而合鄉樂則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
有笙而不閒不合鄉射則不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

也必合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論語於
奏至閒歌以翁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
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摯之始
關雎之亂洋洋乎盈目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
樂也至矣案宋氏依禮為說視鄭氏為確李氏惇羣經議
小不數金奏以始作為升歌純如為笙奏如為閒歌釋
如為合樂不及宋說之備故置彼錄此詩穆木傳成就也
說文同周官樂師凡樂成則告備注成謂所奏一竟燕禮
記三終三成也是樂之終為成也○注太師至如盛○正
義曰云太師樂官名者周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
四人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為太師
小師疏云以其無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
有目者為之也案諸侯樂官太師當止一人此所語太師
樂應指師摯是太師為樂官名也云五音始奏者管子地
員篇凡聽宮如牛鳴竅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
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聽徵如負豕覺而駭凡聽羽如
鳴馬在野是五音之別也云翁如盛者說文翁起也方言
翁熾也文選甘泉賦注翁赫盛貌義皆相近故此注以翁
訓盛○注言其音節明也○正義曰音謂樂聲節謂樂之

節目也樂記云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又云比物以節節節奏合以成文言明者訓繳爲明也義見埤蒼

儀封人請見

注鄭曰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曰君子之至於斯

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注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

行者通使得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

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注孔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

子聖德之將喪也耶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木鐸

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

下正義曰皇本斯下也字作者無道下無也字爾雅釋詁

小司寇士師宮正司烜氏鄉師皆有木鐸之徇鄭注小宰

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疏云以木爲舌則曰木鐸以金爲舌則曰金鐸案鼓人以金鐸通鼓注鐸大鈴也振之

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鐸是武用金鐸也說文鐸大鈴也與鄭同法言學行篇以木鐸爲金口木舌其字從金則木鐸亦是金口惟舌用木與金鐸全用金不同李氏博羣經識小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注儀蓋衛邑封人官名○正義曰邢疏云鄭以左傳入于夷儀疑與此爲一故云衛邑案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並有夷儀故城司馬彪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曰儀封人此邑也水經注引西征記同浚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焦氏循論語補疏謂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陳留郡之長垣封上皆在其北以漢縣計之衛境止得長垣多得封上南燕自此而南皆鄭宋地使儀封人在浚儀當今祥符蘭陽間雖爲由陳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矣案明一統志儀城在蘭陽西北二十里卽封人請見處蘭陽祥符地本相接通以浚儀之名附會爲封人所官邑又浚儀始見郡國志不若夷儀爲尤古矣又一統志以儀爲開封府儀封縣其地在蘭陽之東去浚儀更遠考儀封漢名東昏後易東明宋元始改今名則謂儀卽儀封者尤非也夫子五至衛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而反乎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

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夫子之至僕邑不知在
何時焦氏以爲由陳至衛之道是指第三次至衛此假設
言之閻氏若瑛釋地以喪爲失位去國是第一次適衛並
恐未然云封人官名者周官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
畿封而樹之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注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又序官注云取土曰封其職
則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若侯國封人當祇以下土爲之左
傳潁谷封人蔡封人蕭封人鄆陽封人呂封人皆此官○
注通使得見○正義曰言弟子爲紹介通之於夫子使得
見之也左傳伍員見鱒設諸於公子光齊豹見宗魯於公
孟○注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匹耶○正義曰錢氏姑
後錄喪讀將喪斯文之喪卽孔此義劉敞七經小傳以喪
爲失位閻氏若據說同亦通○注木鐸至天下○正義曰
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注天子將發號令必以
木鐸警眾是木鐸爲施政教時所設也夫子不得位行政
退而刪詩書正禮樂脩春秋是亦制作法度也中庸言天
子方議禮制度考文孟子亦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則知夫
子所定之六藝皆天子之政也封人蓋知夫子之終無所
遇而將以言垂教故以木鐸爲喻法言云天之道不在仲
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

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李軌注莫如使諸儒宣揚之春秋
緯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爲木鐸制天下法
皆以木鐸爲
制作法度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孔曰韶

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

下故未盡善

正義曰樂記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作磬見周官大司樂又作招

見墨子三辨伏生書傳史記舜紀漢書禮樂志鄭此注云

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周武

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案漢

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已禪虞舜

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已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

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仲舒此言即鄭君義左
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
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箏者曰德
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
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弗敢請已此正

武樂不及韶之證蓋舜德既盛又射致太平非武所及故韶樂獨盡美盡善若文王未洽於天下則猶有憾亦與武樂未盡善同也樂記千戚之舞非備德也注云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者下引此文云云疏云舞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千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其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太平此疏申鄭義得之史記封禪書言武王天下未寧而崩其時殷之頑民迪屢不靜餘風未殄則是未致太平也焦氏循補疏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太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周公成文武之德卽成此未盡善之德也孔說較量於受禪征伐非是案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文王之時民樂其與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又云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去爾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天下始樂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天下樂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然則武兼文武左傳言見象箛南箛則文樂不

名武也。文樂名武。當出周公。所稱其實。亦因武王樂得名。故左傳以大武爲武王樂。○注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正義曰。顏師古。董仲舒傳注。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懋德未盡善也。卽此注義。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正義曰

此章總言禮意。案居上者言有位者。居民上禮樂所自出也。爲禮臨喪並指居上者言之。寬者書皋陶謨寬而栗。鄭注謂度量寬宏。夫子言寬則得取。其答子張問仁告之以寬是寬爲仁。德詩昊天有成命。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春秋繁露仁義微篇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此先漢遺義以寬爲仁。德敬爲義。德也。禮謂凡賁祭鄉射諸禮也。臨喪謂臨視他人之喪。曲禮云臨喪不笑。又云臨喪則必有哀色。或謂臨者哭臨。臨讀去聲。周官鬯人凡王甲臨左傳云臨於周廟亦通。觀者觀禮也。禮無足觀斯懈於位而民不可得而治也。

定遠方燕昭校刊